



保护长江，不宜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

除了上述提及流域内各地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存在差异，更重要的是，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本身自然环境也相去甚远，这同样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言——要加强协同联动，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，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。

“长江跨度非常广，从青海的唐古拉山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，这沿岸涉及不同地区与生态环境。既有高原峡谷，又有丘陵平原，局部差异非常大。此外，对河流来说，不仅仅有水和水生物之间的考量，还要考虑两岸生态以及人类活动。所以，对于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，很难以偏概全。这意味着不宜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’，而是要彼此协作联动。”唐议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

此外，眼下对于长江生态的保护，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保护层面。在保护的基础上，更要以此创造价值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在最新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，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，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。

破坏生态，需要为此付出代价，譬如法律的严惩，这很容易理解。那么“合理回报”主要指什么？在采访中，唐议以长江渔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。“渔民平常捕捞长江鱼，其实是一个争议性问题。因为有观点认为长江鱼属于人们共有，现在渔民将它们变现，而又不付出成本。但实际上，这是有成本的。按照学界观点，各种鱼类就是非显性的自然资源，现在通过生态治理和保护，慢慢恢复了这些自然资源，对人类也是一种回报。换句话说，以往潜在的生态产品价值，由此转化为现实的显性

经济价值，比如长江流域各地的旅游业发展。”

唐议提到，在欧美国家，很多人热爱钓鱼，也有专门为这些爱好者服务的休闲运动渔业，其本身产值比传统渔业还要高。这便可以被视作保护生态以获得合理回报的生动案例。

此外，长江十年禁渔，更大意义在于对鱼类基因库的保护。人工养殖鱼类在经过多代繁衍后，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遗传多样性退化，需要补充优质的野生亲鱼改善种群，而长江正是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。因此，对长江鱼群的保护，从侧面而言也是对整个中国渔业的保护，势必在未来更好地带动人工养殖业发展，创造更多回报。从这一层面看，渔民表面上是利益受损方，但从长远看，他们受益无穷。

不过，世界上很多事情在做之前，人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回报。但是就像很多工作不能全然以成败论英雄，眼下这些看上去“没有结果”的事情，也许就会在未来造福我们，或者我们的后代。

回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问题上，前人的功过是非在如今禁渔大幕拉开之时，似乎已无太多深究的必要。我们更应关注的是，这场“持久战”，究竟能持续多久，以及每个阶段的具体效果。

对于保护这条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1亿年的母亲河，国人的眼光应该更长远一点。在过去，有着众多描绘长江水生物的精彩记录，比如“千斤腊子万斤象”，指的便是中华鲟与白鲟；“江豚吹浪立，沙鸟得鱼闲”，告诉人们江豚曾经并不罕见。包括禁渔在内的一系列举措，不再是一般意义的保护，而是面向未来进行一番痛定思痛的补救。摆脱“无鱼”之困，只是第一步。希望在将来，那些鸢飞鱼跃的美好画面，能够时常再现于这片中华儿女世代生活的水域。■